

貴州政壇憶往（二）

何輯五

貴山富水舊夢痕

京黔滇公路貴州段

國家公路的建設，是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負其總責，每一公路都設有工程處或工程局，並且分段進行，各負專責，京黔公路或京滇公路亦不例外。凡公路建設，第一步是選定可能採用的路線，這種路線，往往不止一線。次一步驟，是組織測量隊與考察隊，測量隊純粹是專門性的技術，所負責任是經過路線的地形測量，記載其他沿線的地形與里程及其施工難易的狀況和重大工程的所在，一一繪製地圖，加以說明。其最後一步則比較各路線之里程遠近，施工難易以及經濟與軍事價值等等，則由考察團提出報告。二者或分工進行，或由一個組織中分組進行。前者既是純粹技術性的，那可直接由中央負責，但其經濟價值如何，則必須由地方政府提供資料，由地方經濟人士參加工作，並須顧及當地人士之意見。至在工程進行之際，則更須地方政府之協助，諸如路基

土地之議價收購，與地方民眾之間的協調，工程所需的人力供應與物資供應等，在在需要地方政府的合作與支持。當時公路工程之進行，大體上以軍工為主，但需地方政府的支援，仍是不可或缺的，西南公路路線之最後確立，一般都和舊日的大道相符合，其要點改進之處，並不甚多，足證先民交通路線的採取，雖無科學測量的根據，但憑其經驗，選其最需要、最近便與最易行走的路線，大體上都與科學測量相接近，故路線的最後決定，並不甚難。我在貴州的工作重心，便是策動地方政府與中央工程隊之間的緊密合作與全力建設。我與省政府毛主席光翔之間，既能推誠相交，因此得省政府的全力協助，並不困難；至於對縣市地方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聯繫，也是非常圓滿，一則因何氏在貴州的聲望甚高，尤其是先君在日，熱心於地方公益的發起與推動，常以本身所有的力量來支持進行，率先倡導，向為地方人士所欽敬；其對地方問題，向採超然態度，從不以我兄弟在中央的工作關係，尚有所主張。

京黔路路線與進度

京黔公路的原定路線，自湘入黔，自黔入滇，其大致已由中央決定。後來的實施，即以此為準繩，經由實際測量而稍作修正。實際上，此路的貴州段，十六年已在開始，惟進行則甚為緩慢，其工程進行，則以徵民工為主；及我返貴州始全力推行，進展迅速。茲略誌當時的進行情形如下：

起 范里 里程（公里） 建築時間
貴陽至安順 九五·四五 民國十六年

安順至黃菓樹	四五·一〇	民國十七年
平定至下司	一三·〇〇	民國十七年
貴陽至甘把哨	一二〇·七三	民國十八年
甘把哨至鮎魚舖	二五一·六九	民國廿五年
京黔公路的貴州段至此全線完成，京黔間		

開始通車。

由黔向西延長至昆明段，亦即京滇公路之西段，除上述貴陽經安順段十六年築通外，其餘部分之進展如下：

黃菓樹至盤縣二〇三·〇〇公里民國二十五年盤縣至勝境關六八·七二公里民國二十六年

至此京滇的黔境段，全部竣工，京滇公路至此全線通車，我真如有釋重負一般。這裏，我要特別補充一點，那就是甘把哨至鮎魚舖一段所以遲至二十四年底完成，二十五年始通車，那是由於經費的關係，大家都知道，從二十二、三年間

黔滇段黃菓樹以西，十八年後，也成作輒無常的狀態，其故與黔湘東段同；二十四年以後，積極興築，其故亦同。此段路線，皆與山脈直交，上山下山，輒達十餘公里，尤以晴隆、普安間的江西坡為最，在二百公尺之平面距離間，由谷底盤旋而上，凡二十四彎始達山頂，工程艱鉅，實為全省之冠。但以軍事需要，積極進行，不到一年，也全部完成。其間辛苦，實難以筆墨形容。賴各方面之通力合作，幸無延誤，亦云幸矣。

四大幹線艱苦工程

我在抗日戰爭之前的貴州工作，雖以督築京黔公路為主，但是其他公路的建設，我也盡了最大的努力。前面說過，京滇公路之另一任務，是擔任京川間的間接聯繫，一旦抗日戰爭發生，我海口被封鎖，有借重越南抗防的必要。基於上述二大要素，黔川公路

的照相。民國二十五年本文作者在陸軍大學進修時

，中央集中力量剿滅贛南共匪的老巢，一舉而擊破之，共匪西竄，中央軍跟蹤追擊，至此因軍事上的需要，特別款撥到，始行趕築通車，故路基路面，頗為草率。但是這一段路線的完成，京黔滇之間，始能直接通車。這裏，我們可以看到蔣公要我回黔督修公路，目光深遠，而且是完全具有軍事的意義。中央軍西追匪軍，得到運輸的便利，故沿途匪軍毫無喘息餘地。中央軍入黔，黔省政府改組，由顧祝同署三任主席。墨三與三兄袍澤之誼素深，我在貴州的工作，更能專心壹意的致力於建設。

黔滇段黃菓樹以西，十八年後，也成作輒無常的狀態，其故與黔湘東段同；二十四年以後，積極興築，其故亦同。此段路線，皆與山脈直交，上山下山，輒達十餘公里，尤以晴隆、普安間的江西坡為最，在二百公尺之平面距離間，由谷底盤旋而上，凡二十四彎始達山頂，工程艱鉅，實為全省之冠。但以軍事需要，積極進行，不到一年，也全部完成。其間辛苦，實難以筆墨形容。賴各方面之通力合作，幸無延誤，亦云幸矣。

四大幹線艱苦工程與黔桂公路的建築，不僅非常重要，而且也是我分內應為之事，故該兩路之建築，與京黔公路，同時進行。黔川路貴州境內的一段，是由貴陽北至桐梓，長達二百二十五公里，十九年開始建築，不久即告完成。此段路線，自貴陽至遵義的婁底，為上坡線，工程並不怎樣艱難。自婁山關至桐梓，則為下坡線，桐梓實在婁山山麓，全部幾乎都是陡坡，路線凡七十二彎，盤旋而下，經花秋坪至吊絲岩，都是「之」字型彎道，工程也是相當艱鉅，行車則以下坡的危險性較大，駕駛人員莫不視為畏途。二十五年桐梓至崇溪河段八十公里築通，貴陽重慶間始全線通車。

黔桂公路最早進行的一段，是修文縣至清水鄉。修文縣舊稱龍場，即明王陽明先生曾謫居之所；清水鄉舊稱狗場，這種以十二生肖為市場名稱的舊名詞，也就是十二日纔有一次市集，十足表示了貴州經濟的落後。這段公路只有十五公里，始築於民國二十二年，不過是發凡起例而已。但是從黔湘路的甘把哨，南經陸家橋，都勻、墨冲、獨山、上司、下司、南寨、營上至廣西之六寨的一線，則於是年通車，可稱為黔桂東線。從廣西至四川的觀點來看，則仍以六寨經獨山都勻，取道黔湘西段而經貴陽為捷徑，故二十三年後將獨山至六寨一段，長達七十二公里的路線築通，也是應軍事運輸與經濟發展的需要。

以上以貴陽為中心的黔滇、黔湘、黔川、黔桂諸公路，黔人習稱為四大幹線，在貴州的立場來看，未始沒有意義，但在全國公路網來看，則黔湘、黔滇乃京滇公路的一段，黔川、黔桂乃

川桂公路的一段。從首都南京為中心作觀點，那

京滇公路的黔境段是居於樞紐的地位；以陪都重

慶為中心作觀點，在借道海防為出入港的時期，

黔川桂的地位，更具樞紐性的重要；在借道仰光

為出入港的時期，而在川滇東西兩路未築通以前

，黔滇段與黔川段之重要性，也居於樞紐的地位

。一般黔人以四大幹線為得意之作，誠小乎其視

之矣，然當時一般的黔人，固未嘗知此意義。

海防仰光兩條通路

二十六年七月，抗戰發生，我國海口全被日海軍封鎖，一如預料，香港海防遂為我國對外交通之鎖鑰，為增加越南對內地運輸的便利，原

有黔桂公路之外，不能不增闢黔桂西路。這條公

路的沙南段，即由黔滇公路的沙子嶺經興仁而至

安仁之南龍，二十六年即已築通，足證黔省對於

此一國防需要的工程，早有準備。此後即展築自安

龍經冊亨、打言而至黔邊

的八渡，廣西方面也將南

寧向北至八渡之公路築通

，由海防所吸收之國防民

生物資的向內運輸能量，自此大增。

二十九年以後，海防

港之運用，又發生阻礙，乃借緬甸的仰光為我國的

出入海港。於是打通滇緬

公路，佔我國國防建設的

最優先地位。由緬輸入之

國防民生物資，初期皆由

貴陽轉運，不特路線延長

，而且時間消耗亦多。政

府乃優先建築川滇東路與

川滇西路。川滇西路由成

都經雅安，逾大相嶺與小

相嶺，沿安寧河谷，直下

昆明，其路線不經黔省。但川滇東路則經本省西部，其路線起川南的納溪，南貫黔省西部而至黔

滇路，中經赤水、威寧畢節等地，工程亦稱浩大

。此路在貴州部分，在二十七、八年間，先後完

成通車。

我奉命主持對黔省有關之國防公路，總算次第達成任務，未負最高當局對我的寵命，也算是我對抗日戰爭，略盡了我的心力。

貴州省道與縣村道

關於貴州的公路建設，國防有關的部分，自然最稱重要，但是對貴州經濟開發的公路，便是我努力的次一目標。

我初返貴州，是毛光翔的省主席，不久即由顧祝同擔任主席，我都是省政府委員的名義。顧

祝同在任不久，由吳鼎昌達銓繼任，我除了仍任

省政府委員外，兼任貴陽市市長，但為時不久，

即調兼建設廳廳長，由是我對貴州的建設，負責

名正言順的責任，謹就我對貴州全省公路建設策

劃與推動經過，容述如後：

貴州素稱貧瘠，致有「天無三日晴、地無

三里平、人無三兩銀」之諺，足證貴州之貧，與

天時和地形的條件有關，但實際上最大的因素，

是交通不便，地面產物無法運出，地下資源無法

開採。大家都知道貴州是雲貴高原的東部，貴州

貨物出入，必須經由四川、湖南或廣西，其天然

運輸路線，不是長江的支流，便是西江的支流，

這些支流，都是上源，水急而淺，灘多而險，只

有黔邊地區，對內對外能够行駛小木船，運輸量

(二) 往憶壘政州貴

都極有限，而貴州所產，多半爲山貨與農產品，既大且重，非這些小型運輸工具所能勝任。貴州對外的公路交通網，雖因抗日軍事的需要而暢通，但省內交通，仍須發展，否則經濟開發，仍將成爲畫餅，所以我在督導所謂四大幹線的同時，即注意省內公路的建設，以促進貴州的經濟繁榮。

二十年首築清鎮至畢節的公路，便是基於這一發點。是年建築修文至清丈鄉的公路，二十三

年建築貴陽至惠水的公路，二十五年建築清鎮至平遠的公路，二十七年建築興仁至興義的公路，二十八年建築至屏玉銅仁的公路，建築遵義至綏

陽的公路，二十九年建築陸家橋至三都的公路，遵義至鳳岡的公路，興義至江底的公路，三穗至星子界的公路，三十年延長遵鳳路至思南，延長興仁路至貞豐，建築安順至普定的公路，平越至馬場坪的公路。三十一年至抗戰勝利，又陸續建築威寧至沙子嶺、銅仁至松桃，郎岱至黃果樹的公路。此種點點滴滴的進行，無非本着黔省財政負擔的能力，期望建成黔省本身的公路網，以便與國家公路相聯繫，以暢貴州貨物出入的運輸。

三十三年以後至三十五年，並推行縣鄉築路運動，計縣道完成者達八百五十餘公里，鄉村道路完成者，達二千七百餘公里，成績可謂差強人意。

抗戰勝利後，訂立五年省縣鄉村公路網計劃，方期局勢安定，貴州全省的省縣鄉村公路網按步就班，依計劃實施，不意共匪猖獗，逐漸延至西南，貴州亦不能例外，我的全省道路計劃網，終成泡影，思之淒然。

蔣公在追擊共匪時，曾至貴州，至三十二年

復臨貴州巡視，我侍從蔣公至各處觀察，前後達一週之久。蔣公跟我說：「貴州建設，因交通之發展其文化經濟已前進了五十年。」我在貴州十餘年來的艱苦工作，得此一言的獎勵，精神上感到無限的興奮與光榮，蔣公是了解我沒有辜負他的特達之知的。

貴陽設市經過原委

貴州在戰國晚期始與中原相通，當時稱爲黔中，秦楚交爭而入秦國之手。漢時則爲夜郎國所屬，夜郎自大這句成語來看，可知中原雖知夜郎，而夜郎則固未嘗知中原之大與中原文化之高。我國歷史所稱的黔中郡，牂牁郡等，都是指貴州。從越南歷史上第二個開國之君「蜀王洋」的史實來觀察，蜀王洋的故居是蜀，何由而遠至紅河流域？其可能的途徑，就是經由貴州和廣西，由此可知貴州在很早的歷史上，在西南交通上的地位，已極重要。越南共和國的故總統吳廷琰，曾在民國四十八年訪問我們的行都，初來時，是西裝革履的現代裝束，後來接受先總統蔣公的國宴，自吳總統以下的隨從官員，一律越南裝，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項，是都用青綢或青布包頭，那是西南諸省的民間打扮，貴州也是如此。足證貴州對南方文物的影響之深。但是，貴州是一個貧瘠的地區，清代的貴州政府，仍靠中央政府的協餉，始能維持。貴州現在存有許多用一千支的屬肖來做場名，如龍場，如狗場，如大免場等，明王陽明先生曾謫居於龍場，就是現在的修文縣。以十二生肖作場名，那就是表示十二

日纔有一次場期，充分表示了貴州經濟的落後，明代仍然如此。西南各省的所謂場，猶江浙等省的鎮或市，北方諸省的集，廣西省的墟。西南各省的老百姓到場期上場，稱爲趕場。在場期，附近鄉民各以有餘之物，陳列於場的途旁，以待買主，此即所謂「趕場」，十二日纔趕場一次，也等於說十二日纔需要作一次的貨物買賣，所以這是經濟落後的事實表現。雖然川黔各省的場期，在抗戰期間，一般都是三日一場，如一、四、七、二、五、八、三、六九等爲場期，足見在經濟雖較前爲進步，但是仍然存落後的象徵。

貴陽繁榮幾大因素

貴州各縣，比較上最繁榮的是貴陽，以其在貴山之陽而得名。其所以較爲繁榮的因素，略有下列諸端：

其一，位於全省的中央，是在東西交通與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。

其二，貴州有地無三里平之諺，貴陽附近則一小盆地，山環於外，水流於中，東西和南北的距離，不下十餘里，萬山叢中而有如此規模的平原沃野，適合於產生一個小都市的條件。

其三，貴州自成立一個政治單元後，其政治中心即在貴陽，旋即成爲本省的軍事中心或治安中心，這是貴陽比較繁榮的最主要因素之一。

舊時的貴陽，儘管有這麼多的因素使其發展，但是貴陽人口，在抗日戰爭發生之前，仍然只

維州山居雜詩（四）

謝扶雅

者，仍有遠爲落後之感。但是抗日戰爭發生以後，貴陽的重要性有着新的發展，其人口突然增加到三十多萬，就是它突然發展的具體事實。我們分析其因素，也有下列諸點，值得注意。

第一、舊時貴陽對外的交通，都只靠着幾條人行的大道，而在抗日戰爭發生之前，這些大路，都改成公路。本人在前面貴州公路發展的經過中，曾有詳細的敘述，黔人所謂四大公路，就是西南國家公路的一部份，而且都是相交於貴陽的道路。

第二、抗戰期間西南各省的來往，貴陽成爲必經的孔道。例如由長江下游至陪都重慶的路線，自宜昌淪陷以後，大多數的客運與貨運，都取道湘西的公路經由貴陽；當時粵漢鐵路北段尙能暢通，粵漢路並自衡陽建築湘桂鐵路，向西南延伸，經由桂省西北而至黔南的都勻，客貨運也有經此而達重慶，貴陽仍爲必經的孔道。

第三、南部淪陷後，香港仍爲走私商人的目標，其陸上的終點，是香港對岸的沙魚角，經過一段艱辛的運輸路線而到達桂省，也是取道貴陽而至陪都。

第四、緬甸未淪時，仰光爲我國的客貨出入口咽喉，滇緬公路築通後，昆明成爲客貨集中地區，轉輸至陪都，貴陽仍然是必經路線之一。

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貴陽表面上是處於客貨運的過道，已足使貴陽趨於繁榮，但是有許多本無一定目標的旅客，就在貴陽停留下來，作爲生活基地，並且由於繁榮的突飛猛進，也吸引了不少商人，在此求取生活的發展。凡此種種，都使貴陽的地位之重要性，日見增加，也就促使貴陽成爲省轄市的基礎。我便是貴陽市成立後的第一任市長。

余屢作「感恩神學」文

異鄉寂寞夜昏黃，垂暮盲翁欲斷腸！故國山河多破碎，不堪牆角泣寒蛩！
醒來午睡惺忪眼，讀罷唐詩步出門。紅日西沉尚餘暑，徘徊草地待黃昏。
六月漸漸暑伏經，佇看大地滿膻腥，薰風吹我何曾醉？世事催人覺夢醒！
山鄉習靜意冲諫，步上高岡大氣鮮。古木翁葱濃蔭下，一為長嘯仰青天！
飛蛾無意撲欄干，閃爍流螢野草間。濃透露華庭樹靜，夜深客裏興闌珊！
濯濯山頭漸轉青，可知節候幾回經。故園大麥成黃熟，無限鄉情給喚醒！
一犬吠形百犬聲，伶仃獨步野鄉程。晚來細雨輕風過，一片清涼無所爭。
短笛橫簫和玉琴，父兒婿女一條心。山神也會興奇姤，圓月閉扉掩袖深。
時親家自英來此小住，晚在音樂室合奏適逢夏曆五月既望，但不見月。
迴廊繞步忘更沉，風靜雲輕草木深。苦海衆生相逐逐，爲權爲利枉機心！
夕陽西下暑炎消，爬上山頭亦自豪！萬木森森一新屋，神州古廟黯魂銷！
蒸暑一場陣雨過，炎消氣爽晚風清。天邊射出絢霞彩，掩映農場草更青。
起伏岡巒三十里，天然美景不勝收！及時行樂君須記，百代光陰不我留！
高溫炎暑焦三日，霖雨滂沱萬象舒！得救符徵隨處是，感恩神學我高呼！